



童年的气息

少年时代的理想，无非是当一名骑马持枪的解放军，去保卫神圣的国门；现实一点的就是为家乡的荒山栽上果树；更宏大的理想，就是当一名宇航员。而今，我是一个作者、精神呓语者。

人到中年的我，浮现在这个世界上的，常常是一个孑然独行的背影，大多数时间，我都是抿紧嘴唇，生活对我全部的灌溉，即使汹涌在心，却也保持沉默的姿态。但我一直通过书写，让内心里那些源源不断的思想流淌成文字的河流。这条文字的河流托着我，漂浮在这个世界上。

我和命运的相逢，也是这样一个自然认领的过程。我读中学时，就预感到，我今后要和文字相依为命了。童年时代，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冈上望着落日西沉，拖着孤单

的身影回家。我还常常走到牛圈里，想和一头睁着秋水一样深沉的大眼睛的老牛说上一句话。我想念远方时，常常一个人朝一条土路大踏步走去，我想那样一直走到天尽头去。有一次，我离家出走了三天。

6岁那一年，我在山冈上为一只丧生的昆虫举行了一个葬礼，我用双手刨土，为它建了一座坟。那只昆虫，曾经陪伴了我一周，我把它装在一个玻璃瓶里，哪知它死在了那里面。我为一只死去的昆虫哀悼，因为它寄托着一个孤独少年的感情，我后来还在梦里梦见过它在青草地上扑腾。对一只昆虫的怜悯，形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，那就是对生命充满了慈悲和敬意。而更神奇的是，我在40岁那年生日的夜晚，再次梦见了一只昆虫，它爬到我的枕边来。醒来后，竟

舌尖上的童年、游戏中的童年、歌谣中的童年……每逢“六一”来临，无数超龄的“大儿童”又在缅怀自己的童真岁月了，反而是本该充满童真的孩子们，却一个个皱紧眉头，埋头在书堆、补习班中。对于这一代孩子来说，这个专属于他们的节日似乎除了收获礼物之外，也就是吃吃洋快餐、打打电脑游戏这么简单了。想想未免有些惶恐，等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时，他们的记忆中又会储存着怎样的童年？

■编辑：孔昕
■美编：牛长婧

一个人童年的气息，会飘散多久？童年的气息，对成人世界的形成，是不是像生命源头最初的胚胎？我的答案是，如果童年时代的投影太重，这个人成年以后的气质里，一定有着童年时代的剪影。

我童年时代的江湖，就是以故乡山冈为圆心，以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为直径，成了我童年时代几乎全部的活动范围。一个野性而带着羞涩的乡村少年，他对未来的梦想或者理想是什么呢？我有一天回忆

我向来喜欢和小朋友说话聊天，他们奶声奶气的语调、不着边际的想法，尤其那双清亮通透的眼睛，随时能捕捉到我童年的痕迹。成年人的童心实在需要曾经的时光来慰藉，就像我，一大把的年龄，依然是漫画绘本和卡通片的拥趸。我时常幻想，倘若能穿越，一定要回到童年无忧无虑的岁月中，谁也甭想把我拽到成年人的群体里。

和女友家11岁的小男生说起我的“穿越梦想”，这个零零后瞪大眼睛看着我，就像注视着刚出土的文物一样，“姨，我的梦想是快点长大，最好一觉醒来就当爸爸。”这话说得老气横秋，和他的年龄着实不符。问他干嘛急着长大，这个满脸稚气的零零后说，长大能玩呗！孩子终归天真可爱，即使有了当爸爸的梦想，也得把玩放在首位。

童年的底色

小男生从6岁开始学习跆拳道，他的业余时间几乎被训练占尽。夫妇俩本是好意，想让孩子有个健壮的小身板，说不准还能实现父亲当年没有完成的夙愿。小男生的爸爸经常摸着儿子的头说：“老爸是不可能实现跆拳道的念想了，但必须有个交换的条件，那就是考试得第一，琴棋书画更得样样精通。后来，侄女宁肯不要礼物，也拒绝完成任务，因为，她期待的儿童节就是痛痛快快地睡一觉，撒开嗓子疯玩一次。童年本应拥有的简单生活，对侄女而言，却成了莫大的奢望。

我家95后的小侄女，在她1岁时，语言系统还不完善，已被大人“填鸭式”地培养了。唐诗宋词、古筝小提琴、英语奥数是侄女每天面对的必修课。一到周末，小侄女比做生意的老板还忙，从这个学校出来，再进那个教室。“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，是童年里陪伴侄女一路长大的挚友。

故事，我可以由着性子，不徐不疾地品读自己喜爱的书籍，不需要父母在一旁拼命督促，指手画脚，帮我制定必读的名著书目。

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说过，“童年的快乐是一生快乐的源头，童年的不幸是一生不幸的开端。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快乐的童年，将来是无法弥补的。”其实，童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，仅仅几年而已。女网友家的小男生，我家的小侄女，在他们本应充满童真的年龄，却已经失去了童真的快乐，想想都觉得可怜。

如果童年是一个会说话的小孩，他肯定会告诉每位家长，把快乐、自由还给孩子，让宝贵和谐的色彩刻在童年的记忆中。每个年龄都有不同的色调，在童年这张白纸上，就应该尽情地涂抹自由、开心、快乐！

□酒窝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一条很长的街道上，那条街道上的人多，也很热闹，更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地。

在那条长街上，大概就数黑子和我最要好了。黑子的年龄和我不差上下，和他相识，大约是从捉泥鳅、爬树开始的。黑子喜欢玩，也会玩，聪明得很，大家都很佩服他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黑子总是爱和我一起玩，他只要有时间，便会对我说：“走，上你家玩去！”我家自然要比黑子家宽敞许多，所以，黑子和我常常在我家玩。黑子教我和别的小孩子摔跤，什么抱腰、使绊子这些摔跤的名词和用法，都是黑子教给我的。

冬天的时候，冷气扑面，黑子和我以及别的几个男孩子会脱掉棉衣，兴致勃勃、汗流浃背地在地面上厮打成一团，格外兴奋。

当我和黑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黑子总是会想出一些玩的新花样。

黑子教我们用一张大一点的纸把一些碎纸片包成一包一包的小纸包，在小纸包外面写上“里面有线”的字样，然后逐一扔在大街上。接着，我们就躲在暗处，探头探脑地看着，等待恶作剧的开始。等到有路人弯腰拾起那些纸包，打开后又随手抛洒一地的时候，我们躲在暗处高兴得开怀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有一次，黑子和我们几个小孩子到镇上去玩，在一家大商店的糖果柜台前，黑子趁着人多，竟然贴紧地面伸直胳膊朝里面划拉了两下，随后起身像兔子一般逃离了那里。在离商店很远的一个角落里，黑子洋洋得意地摊开了手掌，哇！是四块漂亮的高级水果糖。那时候，高级水果糖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。我有幸分得了一块，在嘴里慢慢品尝着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这些事情，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

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见黑子上我家玩，觉得很纳闷。

有一天放学后，我在路上遇见他，我问：“你怎么不到我家去玩？”黑子说他母亲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我是第一回见到黑子满面愁容，眼里竟然还闪着泪光。回家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向母亲诉说了这一切。母亲听完，大吃一惊，赶紧去探望黑子的母亲。后来，母亲又去过黑子家几次，每次从黑子家回来，母亲总是要唏嘘一番。

原来，黑子的母亲得了一种很难医治的病，整日躺在床上。每次见到我的母亲，黑子的母亲都拉着我母亲的手，哭着执意要我母亲再不用去探望，说她有病，没力气收拾家，家里实在太脏，真的过意不去。我没去黑子家，不敢去，也不知道怕什么。屋子里一片脏乱的样子，一个濒临死亡的黑衣女人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与命运做着最后的抗争。许多年后，这样的一幅画面竟然还清晰地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。

黑子的母亲走了，她圆睁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，走了。黑子的母亲走得太早、太匆忙，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黑子和黑子的妹妹。

黑子的母亲死后，黑子和他妹妹都不上学了。从此，整天忙着上学的我就很少见到黑子了，还有他那好看的妹妹。

仿佛是一转眼之间，童年时期就过去了。

后来，我到外面上中学、读大学，更是难以见到黑子和他的妹妹了。我真的非常想知道黑子和他妹妹是怎么过来的，我更想知道，现在在黑子和他的妹妹都过得好不好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黑子的身影总是会时时出现，让我难以忘记。

□王吴军

最前沿政策解读

一站式留学体验

个性化出国规划

全方位留学服务

第16届山东国际教育展

聚焦世界级名校 解读高考后留学

主办：齐鲁晚报

承办：齐鲁晚报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

招商范围：出国留学、移民、雅思、托福、小语种培训、出国金融

本届国际教育展已是齐鲁晚报自2007年以来连续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教育展，在前十五届国际教育展上，各有近百所国外院校报名参展，近两万名学子及其家长参会。本报举办的国际教育展现已发展为省内规模最大、影响最广、内容最全、口碑最好、人气最足的展会。

时间：2012年6月17日上午8:00下午15:00

地点：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（市中区舜耕路28号）

咨询电话：0531-85196195 / 85196197 / 85196575